

篆刻作品



越是艰苦越要奋斗奉献,越要创造价值。  
杨文军 作

## 文学作品集

### 《奋进者之歌》出版发行

本报讯 近日,由中国石化作家协会组织编写的《奋进者之歌》一书正式出版。该书是中国石化作家协会组织的“牢记嘱托、再立新功、再创佳绩,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”文学创作大赛获奖作品集,包含33篇报告文学、37篇散文和30篇诗歌。

《奋进者之歌》作品集主题鲜明、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,讴歌了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石化员工牢记嘱托、再立新功、再创佳绩的奋进精神,为打造具有强大战略支撑力、强大民生保障力、强大精神感召力的中国石化注入了精神动力。

(丛松彪 贾轶杰)

石化漫忆

## 父母爱情

唐喜梅

我父母的爱情没有甜言蜜语,没有海誓山盟,却是细水长流、淡而有味的幸福。起初,父亲在长庆油田工作,母亲独自在陕西老家带着我和弟弟,两人聚少离多。20世纪80年代,父亲跟随单位来到了胜利油田工作,便把我们一家人接到山东。母亲随着父亲来到油田,本以为即将开启美好的新生活,可没想到那时的胜利油田是一片贫瘠的盐碱滩,荒无人烟、风沙肆虐。

坐在单位分的一间破旧的木板房里,全部家当只有一张床和一口木箱,母亲难免有些失落。不善言辞的父亲手足无措,只是嘟囔着:“慢慢会好的,会好的……”

既来之则安之。母亲很快便和父亲一起投入到了胜利油田的开发建设之中。那年月,油田一线缺粮吃。为了解决吃饭问题,油田指挥部组织职工家属开垦荒地,试种水稻。原本没干过重体力活儿的母亲一头扎进田间地头,与蚊子、蚂蟥相伴,与盐碱地抗争,过着“早上三点半,地头两顿饭,晚上看不见”的艰苦生活。父亲则跟着运输单位转战各处,常常不在家。父亲心疼母亲,只要在家,不管家务活儿多累,他几乎全包。那段日子很苦,但父母相敬为命、互相扶持,为家和孩子都拼尽了全力。

渐渐地,原本空荡荡的家在父母的辛勤经营下添置了不少家当。1989年父亲托老乡弄到一张电视票,一步到位购置了一台18寸“大彩电”,这在邻居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要知道,那时能买一台12或14寸黑白电视的人家都不多见。那天晚上,父亲把彩电放到院子里,邻居们都挤到我家来看“大彩电”。邻居夸母亲福气好,母亲喜不自禁地嗔怪道:“这么贵!我让他别买,他偏不听呀!”父亲则看着母亲傻笑不语。日子就在平凡的幸福中悄然逝去,我和弟弟则在父母的呵护下渐渐长大。

父母为油田的建设奉献了青春韶华,也将根深深扎在了这片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上。退休后,活泼健谈的母亲生活得多姿多彩:要么与老姐妹逛街买菜,要么去老年合唱团练歌参加演出,忙得不亦乐乎!而父亲一向不爱说话,记得1996年,我刚上大学时,每次打电话回家父亲永远都是三句话:钱够吗?注意安全!我和你妈都挺好,不用挂念!那时我也同母亲一样抱怨笑活父亲的木讷。可退休后的父亲却“性情大变”,变得任性絮叨了。每逢我回家,他总是向我控诉母亲怎么贪玩不干活儿,家里的活儿全都吩咐给他做,俨然一个受了委屈的小朋友。而母亲也不示弱地告着状,述说父亲的种种不是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斗着嘴,嘴抽的父亲常常被母亲呛得无语,气急败坏地摔门而去。那时母亲总爱说:“嫁给这个倔老头子真倒霉,没享什么福,倒生了不少气。他要么闷不吭声,要么一说话就吃了枪药似的噎死个人。”刚退休的那几年,父母就是这样的在斗嘴生气又和好的反复循环中度过的。

今年是父母携手走过的第50年,岁月偷走了父母的青丝和红润的容颜,却馈赠给他们一生相濡以沫的平凡幸福。如今老两口住着老宅,一日三餐,携手走过一年四季。我想这就是父母的爱吧:没有甜言蜜语,只是淡而有味;没有轰轰烈烈,只有细水长流;没有大富大贵,只要患难与共!

(作者来自胜利石油工程)

常焕芳

瓦蓝的天、洁白的云、蓝色的湖、绿色的芦苇、翩跹起舞的燕子,像极了白朴词里的境界:青山绿水,白草红叶黄花。多姿多彩,又不乏热闹。

博斯腾湖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天山南麓,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。湖区周围生长着大片的芦苇和红柳。春天,成群的白鹭在这里栖息,“落霞与白鹭齐飞”是这里的写照。

在图片里欣赏过博斯腾湖的美,但和同事从河南南阳乘飞机转汽车,辗转三千多公里到达焉耆回族自治县,再乘车赶往博斯腾湖畔时,还是被眼前的一切惊艳到了。

去往井场的柏油小路两边是成片的芦苇,一簇簇、一丛丛,高高低低、错落有致,争相“挤”入眼帘,给单调的戈壁涂抹上了亮眼的绿。路边的红柳也不示弱,圆蓬蓬,开满一树紫红色的花与芦苇媲美。红柳的花朵像纤细的枝条,一枝枝聚拢在一起,多了一分特别的妩媚。

河南油田新疆采油厂白鹳号计量站就处在这美景的包围之中,紧邻博斯腾湖。刚到小站门口,就看到一副醒目的对联:落霞与白鹭齐飞 湖水同油井相映。

20世纪90年代末,河南油田开始在博斯腾湖畔开采石油。从那时起,一批批河南油田职工先后来到这里,一边采油,一边守护博斯腾湖。采油工刘恩昌就是其中一位。

我们到达小站门口的时候,刘恩昌正在小站门口的道路上打扫。随行的司机师傅大喊了一声“刘恩昌”!他听到后,立即快步小跑到门口,边开门边笑着打招呼:“欢迎你们。”

陆续在新疆工作过十多年,刘恩昌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高原红印迹,嘴角上翘着,脸上始终带着笑容。个子不高,一米六八,敦敦实实,走起路来脚下生风。

“现在我一个人承包了这个小站,活儿多,不敢慢下来。”刘恩昌操着浓浓的河南口音给我们介绍。

朝阳  
足音



散文

邹元辉

转眼间,在镇海炼化这块充满勃勃生机和希望的土地上,我已从一名无知、忧伤的少年成长为一名为人夫、为人父的快乐中年。参加工作后不久,受公司文化熏陶,从来不爱文学作品的我竟然爱上了阅读。

每天下班后,静心捧起一本书,慢慢品味名匠大师的精致美文,徜徉在书中的多维世界里,沉浸在绚丽多姿的缤纷天地间,让自己穿越时空隧道,同那些中外古今的哲人智者倾心交流。

从2002年起,怀着一颗憧憬的心,我把读书感想和冲动孕成的文章,投给各种报纸杂志,没想到一篇篇拙作变成了一缕缕油墨芳香。

上小学时,令我最煎熬的事情是每次考试结束后发试卷。试卷从来没有得过满分,虽然也是两位数,可住往和其他同学的两位数还要相差两位数。三年级时,我效仿鲁迅在课桌上刻下“勤”字。教语文的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,第一次和颜悦色地问我:“你想勒谁?”

我被问得莫名其妙。看我一脸懵的模样,班主任耐心问道:“你是不是在桌上刻了勤字?”

“嗯。”我声如蚊呐地应道。

班主任一脸严肃地警告:“学校课桌是公物,不允许乱刻乱画!”

过了一会儿,班主任脸色缓了下来:“记住,勤比勒要多两笔,回去吧!”

勤字闹出的乌龙虽然让我的学习成绩没什么变化,但我的人缘越发好了。班里无论是扫地、倒垃圾,还是擦黑板、擦玻璃,我总是第一个冲在前,以至于次年选举班干部时,我居然获得了3票,成功当选劳动委员。

从那时起,劳动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就像一颗经雨露和阳光后的良种,开始遒劲有力地在

# 博斯腾湖畔守井人

1999年,河南油田加大宝浪油田开发力度,急需大批员工进疆工作。那时,刘恩昌27岁,正是踌躇满志的年纪。听说油田要组织一大批员工去新疆,他斗志满满地报了名。

“年轻、有劲儿,不怕干活儿。”问起刘恩昌选择新疆的原因,他笑了笑,不好意思地说。

2000年5月,他第一次来到博斯腾湖畔的这个小站,还没来得及欣赏小站的美景,就遭遇博斯腾湖的“下马威”:博斯腾湖水位上涨,超过了警戒线,大量的湖水涌入只有一个栅栏之隔的小站,小站形势危急。

搬沙袋、筑堤坝,他和同事们紧急抢险,和博斯腾湖展开了“拉锯战”。经过几天不眠不休的鏖战,小站守住了,博斯腾湖也安静了,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刘恩昌又和同事们经历5个多月的奋战,修好了通往小站的柏油路。聊起这些,他自豪地说:“你看门口修的这条路,我也是有贡献的。”

“第一次进疆就遇到了棘手的事,你不怕吗?”我问他。

“年轻、有力气,身体好,不怕。”刘恩昌重复着这样的答案。

也许是因为这朴素的执念,刘恩昌干活儿总是很下力气。领导和同事都说:“这小子干活儿踏实得很。”

2015年,河南油田西部油气产量下滑,白鹳号计量站也面临增产的重任。当年9月,刘恩昌被委以重任,再次来到了白鹳号计量站。

“这次要求产量不能降、环保标准不能降,压力很大,但是我不怕。”给我讲述这个背景时,他通红的脸颊上依旧带着笑容。

白鹳号计量站共有8口油井,其中的7口井在小站院内错落排开。另外1口井在距离小站200多米远的芦苇荡中。

刘恩昌的日常工作是负责这8口油井的生产、站内原油拉运装车 and 守护博斯腾湖的环境。

8口油井,每隔4个小时要巡检一次,每隔两小时要测量一次压力和温度。拉油的车进站,他还要配合装车。忙完这些日常工作,他还要检查小站的角角落落有没有遗漏的垃圾。每天早上7点,他就开始忙碌,量完温度

## 改变

我心中扎下了根。

升入初中后,我的日子越来越难挨。更要命的是,语文课已让我叫苦不迭,又新增了英语,分不清元音和辅音的我,每节英语课都是晕头转向。

初二新增几何课后,老师在第一堂课时说,几何和别的学科没有多大关联,别的课程没学好,几何不一定学不好。为此,他还特意举例说以前有个学生,成绩平平,而几何是满分。这段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,也让我任何时候都有信心去干一件从未接触过的事。

后来,我的几何课程真的学得很棒,不光学习很轻松,而且解题过程也很快乐。虽然我跟不上其他课程的进度,却能无师自通,提前把整本几何书的内容看懂并掌握。由于成绩优异,班主任还安排我参加了几何兴趣小组。在这个仅有5个名额的小组,我居然可以和班长为一道题的解法叫板。

生活虽有“一白遮百丑”之说,但学习不可能有“一门抵十门”之效。

1985年夏天,我接到了一张印有“镇海石化总厂技工学校”的录取通知书,这意味着我读高中上大学的希望渺茫了。伤感,第一次爬上了我这个15岁少年的心头。

伤感归伤感,但面前这条充满着荆棘而坎坷的路是自己“开发”出来的,也只能让自己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。那年金秋,在父母的陪同下,我带着一种浅浅的沮丧和淡淡的无奈心情,前往这家大型化工厂的附属技校。

在随后3年的学习和实践中,我终于弄明白了炼化化工企业的工作性质,更清楚成立于



刘恩昌在擦拭井口。

石正文 摄

量压力,量完压力看产量,一刻也不闲着。

今年6月,小站开展标准化建设,他独自承担了给井口管线刷漆的任务。被刷上灰色油漆的井口管线在阳光照耀下,反射着亮晶晶的光芒,像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。

“一个人干这么多不累吗?”我问。

“不累,油井靠我管理,我靠油井生存,干这些是应该的。”刘恩昌回答时语调不铿锵,却充满力量。

这些油井,被他当成宝贝一样细心呵护。8口井的原始资料,他详细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。每口井开采的层位、井深、抽油泵的型号、管杆偏磨的位置等等,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。哪口井有什么问题,他都能第一时间判断出来。

小站油井管杆容易偏磨,他建议给油井安装防偏磨装置,并喷涂上箭头与数字刻度,不但使装置变得美观,还能精确发现箭头与数字刻度位置的变化,准确判断防偏磨装置的运行情况,提高油井的生产时率。

在他的精心管理下,小站8口油井每年平均生产原油4000多吨,占河南油田宝浪油区产量的四分之一还多。

“只要用心,油井不会出工不出力的。”刘恩昌自豪地说。

刘恩昌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守护好博斯腾湖的环境,不让一滴污水、一片垃圾进入

博斯腾湖。每天一忙完生产,刘恩昌就拿着棉纱擦拭井口。井口灰色的管线被他擦得亮晶晶的,能照出人影,但他依旧每天擦拭。去年夏天,一个同事去小站看望他,看到一尘不染的井口房,感慨:“这简直比我的办公室都干净。”

我们去小站采访那天,他正拿着铁锹,寻找站内“遗漏”的垃圾。在戈壁石的缝隙里,他发现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铁屑,立即捡拾起来,放进专用垃圾桶。甚至连骆驼刺,他都不让在小站生长。

站在小站内,放眼望去,除了戈壁石,没有一棵骆驼刺,也没有一片垃圾,干净整洁,就如同一个温馨的农家小院,却又比小院多了几分宁静。

“这里长年就你一个人驻守,会不会感到寂寞?”我好奇地询问。

“我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儿,充实得很,没有时间寂寞。春天有白鹭做伴,夏天有芦苇、红柳做伴,看到这些,我最开心。”刘恩昌的回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,却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执着和笃定。

送走我们,他返回小站继续忙碌。看着他穿着红工衣、一路小跑的身影,我忽然觉得,他就像一株不夺目却也娇艳的红柳,用自己的芳华诠释着石油人的初心。

(作者来自河南油田)

诗歌

## 石化人生

石文宁

他清楚地记得  
第一次走进工厂大门  
激动得忘记了心跳  
第一次戴上帆布工作手套  
就握住了一辈子的责任

多少年  
他巡检着春夏秋冬  
操作着“阴晴圆缺”  
洁白方正的作业票上  
记录着一个个  
吸收、净化、合成、萃取的日子

就在昨天  
他最后一次在交班记录本上  
签上名字  
在他渐行渐远的脚步中  
我们这些后来人  
读懂了一名石化工人  
行走几十年的初心  
(作者来自南化公司)